

永遠仰望的地方

文/釋見錄 照片文字/簡伊伶

你已經施給我很多，

我卻要求還要增加！

我來到你處，不僅僅是為了一杯水，而是為了泉源。 泰戈爾

◎在尼泊爾與印度邊境，辦理簽證的工作緩慢地進行著。越過這兒，我們將先告別印度，往佛陀的家鄉前進。

(攝影：簡伊伶)



傳說神話

佛陀從摩耶夫人右脅生下後，就能自己行走，在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各走七步之後，便開口言道：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今茲而往，生分已盡。」腳踏過的地方，都長出大蓮花。此時有兩條龍從空中噴水，一冷一暖，為佛陀洗浴。

另外，也傳聞佛陀出胎時，有釋帝天以妙天衣跪接佛陀。四天王也用金色氈衣捧住佛陀，放在金桌上，並對摩耶夫人讚嘆：「夫人產下這樣一位貴子，連天神都高興得不得了，何況是世人呢？」

這段佛陀出生的傳說，是記載在玄奘《大唐西域記》。就是傳說，也可以修正——那句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」不是佛陀說的，是天神太高興而說出來的！一下子，傳說成了神話！天神高興得不得了，世人更歡欣，因為佛陀降生為人，揭發了「即人成佛」的真理，鼓舞了，是這些罪深垢重，企盼超脫的五濁世人。

倫毗尼園

一早起身前往佛陀的出生地。進倫毗尼公園前，有段路需要步行，你可以搭坐三輪車，或由唱著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」聖號的尼泊爾小孩陪您走完這段石子路。十來歲、六七歲的男孩看起來沒有營養不良，衣服也不太破舊，只是不太乾淨罷了。唱了一路的聖號，他們要一點candy、money打賞，不知對誕生在自己家隔壁的這位聖人，認識多少？

跟著傳說，來到摩耶夫人右脅產下佛陀的地點，經說娑羅樹，現是掛滿五色彩旗的巨大菩提樹。樹前是摩耶夫人產前及佛陀出生後洗浴的聖水池。聖水池有個傳說之外的傳聞：虔敬地往水池看，將會照見自己的前世。趁著眾人不注意，（擔心自己猛往水池看，引來他人「這鍋師父怪怪」的議論。）頭一扭就往水中照，撲朔迷離的前世就要揭曉……（看到什麼？看到什麼？這個……他人的私事，不用這麼好奇吧！）

◎「西瓜甜不甜？」「甜！」這是朝聖之旅第一張大合照。選好場景、站好位置、拉上布條。所有團員在佛陀出生地倫毗尼園留下感動的第一頁。
◎前為聖水池，後為摩耶夫人廟，以及柱頭已毀的阿育王石柱。
（攝影：林士銘）





◎自西元1896年德國考古團隊發現倫毗尼園的遺址後，這片佛陀的出生地再次受到世人的重視。西元前3世紀阿育王所立石柱雖然已損毀，我們仍恭敬地在此圍繞禮拜，感念佛陀的出生為我們生命帶來的改變。

(攝影：林佑增)

我們在阿育王石柱前恭誦《八大人覺經》，倫毗尼裡清新的微風中，我們感受到天人那不得了的高興，心中亦有著難以言說的喜悅。佛陀降生了，成就了「即人成佛」的事實。公元前四世紀的印度整體還處於「神決定」的蒙昧中，但佛教已轉歸「人自身」的理性自覺與承擔，如此耀眼的精神指標燦爛於當時，不僅豎起理性信仰的旗幟，也使得倫毗尼園成了人們永遠仰望的地方。

琉璃王的憤怒

村里的小孩沒有種姓偏見，他們玩在一起。有天，他跟幾個屬於上層種姓的男孩到一個池塘游泳，守衛發現他，向他丟石頭，他污染了池水。他被追趕、丟石頭。他流著血跑回自己的聚居區躲起來。他母親遭到責罵，後來還打了他一頓，怪他污染池水惹出事端。 (奈波爾/百萬叛變的今天)



下午前往迦毗羅衛國故址，佛陀的故國。佛陀遊四城門出家的故事，大家耳熟能詳。所謂的四城門，如今只剩下廢弛的城基，四周籠鬱的樹林，也不禁唏噓地訴說二千五百年來的變化！

關於迦毗羅衛國的滅亡，總要提到僑薩羅國的琉璃王。當年，僑薩羅國王波斯匿王跟釋迦族求親，釋迦族嫌棄對方的種姓，又畏懼強大的鄰國，於是送了一個女奴——末利，謊稱是王女出嫁。美麗而高貴釋迦王女——末利夫人，被波斯匿王立為第一夫人，不久夫人產下一子，就是琉璃太子。

琉璃太子八歲時，回到母親的祖國學射箭。這個奴隸所生的孩子，流著奴隸不潔的血，凡是琉璃太子所到之處，釋迦族都掘地七尺，重換新土，還用牛奶清洗太子一步步穢污的足跡。王子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後，發了毒誓，在其繼位後，

◎此是迦毗羅衛國西城門的遺址。當年佛陀在四城門，與生老病死的苦迫有了直接的碰撞。由此他決意出家尋法，展開生命自覺的旅程。

(攝影：簡伊伶)

◎即使在佛世時，佛陀也無法阻止迦毗羅衛國亡國的命運。如今幾座傾頹的基座，訴說著曾有的輝煌。千百年來，無常的風總是不停地吹拂著。

(攝影：林士銘)

個人的羞辱與政治上的利益，縱使佛陀親自出面阻止，琉璃王還是滅了迦毗羅衛國。

我在遺址上反覆徘徊，思索著：琉璃王的憤怒是什麼？是釋迦族毫不留情的鄙棄？父親乃至整個僑薩羅國的面子掃地？還是，自己身上流著賤民的血，連接觸也恐懼的卑賤出身，在印度的社會文化裡，應該是個更難接受的事實吧！滅了迦毗羅衛國，也滅了這個難以面對的事實吧！

波斯匿王明明知道彼此階級不同，通婚是不可能，仗著國勢提出要求，這是怎樣的看法？釋迦族在懼怕與驕傲的心情之下所採取的作法，表面看起來，是迦毗羅衛國送女和親，暗地裡卻羞辱了對方——國王娶了一個賤民，還以賤民之子為儲君。最後，卻是賤民之子滅了高貴的刹帝



利。社會習俗文化驅動著人旋轉其中，難以理解的悲劇不斷重複，當人類的行為不以理性為旗幟，它的黯淡便已註定。綠樹遍野的僻靜之中，煙滅，是留下的最後一聲嘆息。

大我凌越了小我：個人在他的種姓裡誕生、生活、死亡。
(歐塔維歐·帕茲 / 在印度的微光中)

種姓制度在印度一直沒有消失過，經歷多少不同種族、文化、宗教的統治，就是20世紀起，世界人權意識抬頭，印度賤民也群起抗爭，種姓制度至今還是在。如何判別對方的種姓？後來才得知——在印度，每個人都會有個姓氏，代表了一個人的血統、祖先、宗族以及社會地位。而，

◎大老遠就看見村里的小朋友，將遺跡當成遊戲場上上下下地跑來跑去，他們知道自己口中唱著的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」是誰嗎？這裡曾發生了怎樣的故事呢？真希望童真的笑容就此凝住，能用這樣的笑容來面對未知的成長。

(攝影：林士銘)



◎街上的行人來來往往，從照片中看去都是一個樣。但為什麼在知道彼此的名字後，你就要朝他屈膝，她卻要朝他禮足呢？種姓制度如同影子般，默默地跟隨在每個印度人的身後，無處閃躲。

(攝影：簡伊伶)



人人都可以從姓氏知道你的種姓，只要自我介紹了，這個姓氏已經替你說明了你不想再提的部分。在現代，種姓與教育程度、職業、財富雖不全然對等，但是，種姓造成的差別對待、生活、朋友、職業，仍難打破。每個印度人，永遠都要思索，個人與家族之間，是庇蔭又限制，是源頭卻狹隘的難以拆離的關係，直到此世結束。

「四河入海，無復河名；四姓出家，同稱釋氏。」從東晉道安法師開始，中國僧人便以「釋」為姓，表自源承佛陀，這是選擇來的，姓氏成了一個認同，一個回歸的方向；而不可選擇的姓氏、不可選擇的父母、出身，從接受到走出自己的命運，又該是一堂多麼不容易的功課。

難以理解的無奈

從入城到出城，一路都有小孩跟著乞取。我們低著頭快步走著走著，總擔心抬起頭來欣賞一下風景，這些孩子就會把我們給吃了。一位約莫八歲的小女孩，抱著一個兩歲的小小孩，蓬亂的頭髮紮了個馬尾，身上穿的是一塊剪了個洞套在



身上的布。她一手抱娃娃，一手伸著哼哼叫著，跟在沿途撒施食米的法師旁。法師拿了把米給她，女孩接了過來，愣了一下之後，竟拿起米丟人，一邊丟還一邊吃吃地笑。這是米，她不知道嗎？一把一把留起來，也可以當飯吃啊！她不需要，那麼伸著手，哼哼地叫著，從東門到北門，從八歲到八十歲，這樣的生命，不是苦，而是難以理解的無奈。

我們上了巴士，那群小孩還圍著巴士叫candy、money，那女孩也在其中嚷著。成長於這個環境，她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思考與想法嗎？她有其他人生活態的選擇嗎？誰來教育這些小孩呢？沒有人回答我，如同沒有人能說得清什麼是命運，「生命的活動休息在他自己的音樂中」，我閉起眼，讓各自的旅程再繼續往前走吧！

◎小女孩，請別再望著我，妳知道我只能慚愧地對你搖搖手，無法再多給妳些什麼了？

(攝影：林侑增)